



译文
新流行

情感

瞬间

【意】安德雷阿·德卡洛 著 天清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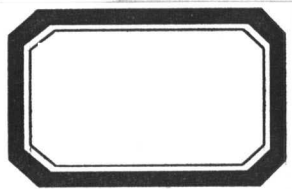
7152

Nel momento



上海译文出版社

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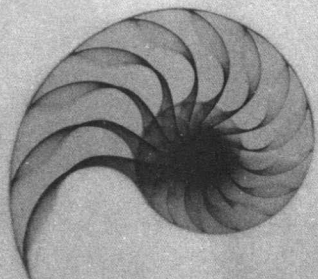
Nel momento

瞬间

47.47/52
942

WAX43/03

42/32



[意] 安德雷阿·德卡洛 著 天清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瞬间/(意)德卡洛(De Carlo, A.)著;王天清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6
(译文新流行·情感)
书名原文: Nel momento
ISBN 7-5327-2959-1

I. 瞬… II. ①德…②王… III. 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0522 号

Andrea De Carlo
NEL MOMENTO

Copyright 2000 Andrea De Carlo
简体字中文版权 2001 上海译文出版社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Vicki Satlow Literary Agency

图字: 09-2001-471 号

本书全部内容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事先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的转载、连载或复制

瞬 间

[意]安德雷阿·德卡洛 著
天 清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24,000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ISBN 7-5327-2959-1/I·1722

定价:14.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第一章

三月五日早晨,我骑马单独外出。那天的天气不好。我心情压抑,神思恍惚,还得考虑马的事情。但那天我骑的马不是我原有的那匹马,而是从赛马场上淘汰下来的一匹英国纯种马,它叫杜阿内。比起乡下粗胖的、已经失掉马的本性的杂种马来,它非常容易激动。它的张开的鼻孔奇大,似乎占满了它的整张脸;它的白色的疯狂的眼睛离它的细长的脖子相当遥远;它的锋棱瘦骨、它的肌肉、它的像电吉他弦一样拉紧的筋腱,在它的表皮上显现出来。通过我的双腿、骨盆和双臂,我能感觉到它的紧张、它的想奔跑而又不能奔跑的那种失落感,这使它激动,使它每走几步就尥蹶子。我的耳边响起了我和安娜关于驯马,关于马的主人——离我们的最初要求十分遥远的马的主人的骑马技术的争论,关于他们在学习中是

否已经失掉瞬间的本能反应的争论。这是一个不太现实的男人和一个过分现实的女人的争论，我们相持不下，但都没有失去理智。刮起了西北风，风打在我的身上。当我骑着杜阿内爬到一座已坍塌的古代圣殿前时，杜阿内摇动着耳朵，一听到树梢被风吹动的呼啸声，便转身而去。我想，它恐怕感觉到了我的紧张，就像我感觉到它的紧张一样。我们相互发出的信号，不用解释便能明了。

我们朝下走去。我抖动缰绳，脚后跟磕着马肚子，来到了一条从那个圣殿通向山谷的陡峭的水泥路上。这条路约有三百米长，是一个还愿者为了他女儿结婚修建的，也可能是为了参观圣殿的人修建的。马蹄上的铁掌在水泥路上来回打滑。我在鞍子上骑得很轻，脚尖刚刚贴住马镫。我随时掌握平衡，准备在马向一侧摔倒，或向前摔倒或向后摔个四蹄朝天时跳下去。这是很早以前我就喜欢的一种骑马的方式：你应当警觉，但不要因紧张而使身体变得僵硬，你要注意细小的信号，但不要忘记大幅度的、动态的平衡，没有任何动作能绝对保证你的安稳。

我们来到了平地，通过了圈牲口的栅栏，顺着穿过一大片起伏的草地挖成的道路焦躁地小步跑着。被冬天剃过的草已经开始长出嫩芽，后腿还不太强壮的肉马和长着大犄角的白色奶牛断断续续地、贪婪地啃着草，风吹着它们，它们也感到了不自在。在阵阵的风中，飞舞着星期日留下的快餐盒和塑料袋，跑着的杜阿内躲着它们。多

年前曾使我感动的景色几乎依然如旧，那时，离城三十公里的一片大山谷和保留完好的丘陵曾让我那么惊喜。

在第二个栅栏前，杜阿内犹豫和躲闪了一小会，但我们还是通过了它，又朝着向下延展的草地小跑起来，接着越过了以一棵大橡树为标志的牛栏。我想起了我和排成一队的、紧紧抓住缰绳的没有骑马经验的顾客以及自认为骑姿良好而又有骑马经验的顾客一起走过的两小时的同样路程，想起了随着景色的展开他们先后提出的问题和我的回答。当时，我真有着当家作主和自由的感觉，有着我最终找到一项工作和一种生活的满足感，因为这样的工作和生活让我感到我不再被关在笼子里，或不再被关在经过装修的盒子里。我努力地想寻回这些感觉，想融化在其中，想在它们里面漫游，但没有成功；我不知道这是马的步伐的过错，还是风的过错，抑或是在我们头顶上跑动的灰色大云团的过错。

我们从电缆下很快地过去了，以避免磁场。那些电缆架在铁塔上，铁塔十分巨大，像国家公司的傲慢的建筑物一样。我向前望去，看到了与山谷相接的一条小河，就是在那条河的岸边，古罗马人曾和一些敌人作过战。杜阿内低着头，伸长脖子，变化着步子的节奏，使劲地要摆脱缰绳和我的控制。

我的脑子里满是一回到驯马中心要干的各种事情：各种动作和工具，物品、马和人的名字，号码，重量单位，

时刻表。各种想法杂乱无章地纷纷而至，难以确定；各种形象、目光、无可名状的感觉、不成形的期待，一会远离，一会靠近，搅成一团。

我们来到了河的拐弯处，在我们经过时，那里的另一些长着大犄角的白色奶牛离开了，它们的后面跟着刚出生没几天的小牛犊。我们沿河跑着。杜阿内并没有加快速度，而是在克制自己的激动情绪，它身上满是汗水，嘴角布满了白沫；它不时地弹起后腿，努力地想纠正微微侧身的跑姿。我拉紧马嚼子，小心地控制它。

我们来到了平常我们涉水的地方，跳到了布满牲口蹄印的泥泞的对岸。突然，在草地上冒出一辆摩托车，它的身上涂着红白相间的条纹。它发出震耳欲聋的机械声，像一个饥饿的想吞食的怪兽，杜阿内受惊了。

我已经干了五年驯马的工作，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形，也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我能控制局势的想法转瞬即逝，紧接着，我的每根肌肉纤维都充满了我是否能控制世界上任何事和任何人的疑虑。我无法解释，也没有时间解释，我觉得一种极端的失望或劳累犹如神经毒气一样击中了我。

我拉紧杜阿内的左边的缰绳，左膝磕它的肋骨，想迫使它的头转过来，让它不要冲刺，不要逃跑，但是，它既不想这样做，也不准备这样做，它受的惊吓使它的带有野性的动物血液沸腾，变得不可理喻。我的双手交替地拉紧

缰绳，重心后仰，喊着“嗷”，声调严厉，杜阿内用力低垂着脖子，开始尥蹶子。我像口袋一样在马背上做了几个西部牛仔的腾落动作，后来，为了不被摔到地上，我松开缰绳，用脚后跟磕它，让它如愿地奔跑起来。但是，它无法控制自己。我很难在鞍子上保持灵活的姿势：我的身体前倾，浑身僵硬，双腿夹得过紧，肩部紧缩。身体的每次腾跃都让我感到极不协调，让我感到劳累，就像我曾经教过的顾客一样。

我们朝着两边被暗绿色的树林围着的一片起伏的草地狂奔，马蹄敲击着地面，节奏越来越快，我的心脏和马的心脏的跳动也越来越快。狂跑卷起的风抽打得我的眼睛直流眼泪，我的手和膝盖生疼。我很奇怪，我既然知道已经出了事，为什么还骑在马身上，而不对速度和我们奔跑的方向进行思考，采取措施。但是，我并不感到特别害怕，总有一种方法让我从马背上跳下来：我努力估量地面的硬度，可能的撞击地面的力量，马的疯狂的持续时间。我决定仍留在马上。

杜阿内犹如决堤的洪水，一泻千里，疯狂地跑着，它本能地要摆脱一切压制，一切沟通，人给它灌输的一切动作的意义；它疯狂地跑着，就好像后面已积攒了几个世纪的全部野性能量都在推着它；它远离缰绳和嚼子，绳带和扣锁，远离人的动作和语言的控制。在草地的每一个起坡的地方，似乎我和马之间没有任何接触点，我飞了起

来,马身上的皮革件和金属件,还有我的骨头、关节和我的思想吱嘎吱嘎作响。我觉得找到了正确的姿势,但马上又不对了,又得重来,跟我的初学骑马的顾客一样。我来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在徒劳的校正和挣扎中,脚滑出了镫子,我在鞍子上跳了起来,感到脊椎无法伸直,背上和肩上的肌肉在抖动,双臂不能动弹,手指抓不住东西。

在通过草场的下坡时,杜阿内不顾地面的坡度,依然全力地、失衡地跑着,四蹄前后相接,就像我想到的未来派画家画的狂奔的矮腿猎犬一样。只不过这是一只高大、强健而疯狂的猎犬,我伏在它的身上,犹如一只可怜的老鼠一样。我们贴着从树林蔓生出的枞树、接骨木树和英国山楂树的枝条,擦着鹰爪豆、荆棘,头朝下朝着一大块放在矮草上的、不知干啥用的灰色石头冲去。在离那块大石头还有一米远的地方,杜阿内猛然向左跳去,从我的身下消失了;我像射出的子弹一样飞向空中,我预料会摔得粉身碎骨的。奇怪的漆黑一团,意识的冻结,可能是我最后感觉到的事情。

我无法控制地从高处向低处摔了下去,前额、胸部、双手和膝盖砸向小草和草下坚硬的地面,似乎要砸进地里,或全力地压挤地面。我几乎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但是没有成功。对我恢复的能力,我感到惊奇,对我刚才想恢复站姿的动作,我又有些惶恐。我的脸又朝向了地面;

我的身体向一侧一转；我在地上坐了起来。

我看着在我上面奔跑的灰色天空；看着在我下面奔跑的草地；看着杜阿内依然惊吓地晃动着脑袋一会向东、一会向西、一会又向南、一会又向北小跑着。我一时冲动，直起身子，想去追它。但是，风驰电闪般的疼痛猛地穿过我的全身，眼前的景色变小，变大，又变小了。我屈着膝盖，什么也听不到，看不到，其他的感觉似乎也消失了，只有恶心和阵阵的眩晕。我说：“没什么，没什么，”声音很轻，也许根本就没有发出声音来；我想，我可能死了。我用鼻子使劲呼吸，使劲地想把思想整之有序，但是没有成功，在脑子里，我实在找不到一处空间来安放它们，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脑子或思想。

这样的情况断断续续地持续着。过了两小时，或者是两三分钟，我开始能看到东西的模糊的轮廓，甚至开始觉得事情有点滑稽，开始对杜阿内感到十分恼火，对我没有控制好它感到狼狈，对我浪费的时间感到着急，对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驯马中心的急迫的所有事情着急了。但是，两小时或两三分钟过后，我的脑子又模糊一片了。我难受地蜷伏在草地上，分不清我和草地的区别，分不清我心里的想法和外边东西的区别，也不知道我身在何处。又过了两小时或两三分钟，我的脑袋里满是想搞清事情真相的杂乱无章的思绪，它们犹如放在一个盒子里的各种不同的彩色玻璃碎片一样怎么也拢不到

一块。

我用手摸摸后腰的一侧，慢慢地移动双腿，想知道受伤的地方。我小心而又十分担心地蠕动了几下，但浑身的每一个细胞似乎都在原地发呆，不听使唤。我刚刚一动，恶心便在我心里打圈，思想便又成了空白；我刚一不动，脑子里便又有了各种破碎的思想和感觉，它们怎么也集中不起来。我再次试图集中思绪以呼吸。我闭上眼睛，张大鼻孔，好让肺里充满空气，但肋骨生疼。

不知道又过了多长时间，我坐了起来，动也不动。这可能是我当时最糟糕的选择了。我极其小心地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用手挠挠和摸摸脑袋，以确定或找到脑袋上是否有裂缝。我努力地站稳了，尽管风景在我的头上和脚下奔跑，尽管万千思绪杂乱地爬上心头，又迅速离去。我走了两三步，靠在了那块灰色的大石头上，直想呕吐，虽然我知道这种机械的呕吐的办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就是想吐。我半闭着眼睛，再次向草地望去，为了不让目光分散，每次我只望向一处，并让那处的景色在我的思想里成形。后来，浑身的疼痛变成了头部、肋骨、肩部、手腕和臀部的尖锐的刺疼，再后来，又变成了对生存的一种全面的、清晰的不幸感。

我自问，当我清晨起床，或和安娜吃早餐，或我们在一起的任何时候，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一点。我自问，为什么在我从马上摔倒在地之前，我会从事驯马的工作并对

此感到满足：为什么我要发出跑圈、跑正方形、跑长方形、跑三角形的要求，我找不到答案，找到的只是厌烦，对过去从事的事情和过去遇到过的一张张严肃认真的脸的厌烦，对过去用小棒刺打动物以使它们沿着它们不喜欢的路线跑的厌烦，对过去不断重复的示范动作的厌烦。

一想到安娜，一想到马，我就觉得我从来没有幸福过；在我的全部生活中，我努力寻找的幸福，已像一块消失在大洋中的礁石，再也找不到了。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乐趣不被责任所打断，没有任何惊喜不被旧习所淹没，没有任何快乐不被烦恼所遮掩，没有任何幻想不被现实所击碎。这种意识不断在我的头脑里闪现，使我看到了我生活的各个阶段，使我感到疲乏，不想动弹，又使我想离开那里。

我开始艰难地走动。我的脑袋晃动，左臂向下拉着肩部的韧带，每走一步，臀部都使全身疼痛。我放慢脚步，一瘸一拐地在我不久前疯跑过的起伏的草地上走着，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走了多少距离。杜阿内在朝向我的住处，离我三十、也许一百米的地方啃着小草。每当它看到我向它移动时，它便跑了起来，躲到我根本没法达到的地方，转过脑袋挑衅地看着我。其实，即使追上它，我也没法跳上鞍子，但我得追在它的后边，我需要盯住一个简单的东西，以免自己消失在脚下的空虚中。我的脑袋不再晃动，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着。

我的脑海里闪动着这样的想法，比起人类想运动的需要和野心来，人类的行走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我想，任何其他动物的运动速度和它们需要或想要的运动的距离之间都有着某种平衡的关系，譬如想快速通过房间的一只蚂蚁——对它来说，那个房间的长度就像我想通过的这片牧场一样，譬如似乎不动的、在树枝上爬的吃树叶的树懒。我的脑海里满是松鼠和猴子的跳跃，野兔、狮子、鹿、大象、羚羊和斑马的奔跑，蜗牛和乌龟的蠕动。接着，我又骄傲地想到，我能骑在高大的马上，离开地面，只要简单地用脚后跟磕几下，便能跑过或走过它们所能跑过或走过的距离。我还想到了如人头马和类人猿一类的大肚子、大屁股、细腿的其他动物，想到它们的要直立行走的企图和它们的笨拙的动作。我笑了起来，但这并没有减轻我的不幸感，也没有减轻我的身体的疼痛，一种挫折感、失败感和汗水爬遍我的全身。我往前走，双腿似乎走在水的逆流之中。

我还想到了人类战胜失败的努力，人类的坚持，正是人类的坚持不懈，才驯服了马，发明了蹬子；接着又想到了亚细亚的野蛮的游牧民族，十字军的远征，美洲的入侵，马达的轰鸣，世界大战，团体旅游，世界的水泥化，世界的逐步毁灭。我自问，如果我们人类只拥有自然的速度，如果我们不给自然造成众多的损害或进一步的损害，如果缓慢的速度能止住我们侵害自然的倾向，世界将会

是什么样子。

草地上,已见不到杜阿内的踪影,我的力量也已几乎耗尽,为了向前移动,要花费极大的气力。我不时地想到我的处境,我是否还有希望。我是那么地孤立无助。每走一步,我都觉得脚下的草地在起着波浪,这些波浪时而伸长、时而变大,我得克服这种感觉,要集中思想。我猜,杜阿内在傍晚,会轻松地、步伐仍有弹性地单独回到驯马中心;我想象到了安娜的脸色。

当我最终来到穿过草地平坦处的、布满各种印迹和坑洞的路上时,我实在想不起来我走了多长时间;我的手表已经不走了。在冷风中,我喘气,擦汗,也算不出来我离家还有多远,因为我知道我回不了家了。除了马和奶牛,我看不到任何东西,没有远足者的汽车,没有面带凶相的偷猎者,没有从邻近村镇来的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我向前望去,驯马中心离我还相当遥远,我希望随着太阳的落山,安娜看不到我回来,会放下她手中干不完的活来找我。头部、肩部、胸部、腕部和臀部的疼痛越来越厉害了,我没法迈步,我不想走了。

过了一小会,我坐到了路边的草坡上,身体向一侧歪斜,但仍然保持着体面的姿势:也许会有我认识的人来,也许指导骑马要领的负责人和他的一队学生会来。但是,没有任何人来。西北风刮得更猛了。

我又向前走去,步子更小,腿更瘸了。走了不到二十

米,我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实在走不动了。我试图重新站起来,但马上又坐下了,我的肌肉的力量消失了,我的勇气也没有了。我真希望像鼯鼠一样,在旁边的小丘挖个洞钻进去,让黑暗保护我,让我忘掉不幸、痛苦和一切。

我看到一辆破旧的红色小面包车带着一片噪音,摇摇欲坠地开了过来。我做了个手势,但做晚了,因为我的反应已经变得迟钝,它开了过去。但开过几米后,它刹住了,开始艰难地后退,退回到它刚刚扬起的一团尘土中。

车里有一个女人,她把面包车的窗户摇下一半,喊道:“陪要到哪里去?”

“我在这里!”为了使声音连贯,我几乎连身体也痉挛了起来。

女人冲我点头,示意我上车。她的眼睛很亮,颧骨较高,头发向后紧紧地拢成一条辫子。我努力地回想我是否在这个地区见过她,但实在想不起来。她示意我上车,样子有些不耐烦。我打开后面的边门,痛苦、吃力地钻了进去。

车里弥漫着桂皮、甜梨、烟和尘土的味道。我不知道该坐在哪里,因为车厢两侧的长条凳已被去掉,而且任何坐姿都会加剧我的疼痛。车里还有一条狗,它是一条杂交的小型猎狐犬,毛色黑白相间。当车猛然向前开的时候,我在车厢的地板上打了个滚,那条狗四脚腾空,僵直地落下后,极其紧张地看着我。我抓住一条破被子,斜靠

在它上面。那条被子可能是让狗趴着的。女人开着车，因为她不减速，路又坑坑洼洼，车吱咯吱咯地响着；每当她猛打方向盘时，我都滚动一下，疼痛都闪电般地穿过全身。我想告诉她我身体的状况，但弹簧、铁皮的不断地撞击使我不断喘气。我使劲用右手抓住前面椅子的底部，伸开背部的肌肉以减轻连续的震动。

女人曾转过头来看过我两次。她说：“散步到一半，累了？”

“那不是散步，”我说，声音像濒死的乌鸦发出的一样。

她点头表示她听到了，但我怀疑她没有听见，她太专注于路况和开车了。

为了吸引她的注意，好让她放慢速度以减轻我的疼痛，我说：“从罗马开车到这里远足？”

“什么远足！”她气愤地回答，依然疯狂地开着。

我们已经来到了那个坍塌的圣殿，来到了那个拐角处；激烈的晃动又使我松开了抓着前面椅子的手，接着，我又在车厢的地板上滚动，我竭尽全力地喊了起来。

“你不舒服？”女人说，她扭头快速地看了我一眼，我还在低处滚着。

我刚刚费力地稳住身子，便说：“我受够了。你能开慢点吗？”

她根本没有放慢，反而沿着一段笔直的路加快了速

度,这条路是通向两个山谷间的山脊的。她没好气地说:“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也不舒服。”她开着车,身体倾向方向盘,好像要给她的破车加上一份推力一样。她的那根辫子在她的绣着红蓝条的阿富汗式的羊皮夹克后面跳动。

当我们几乎已经到了驯马中心、我准备直起身子告诉她停车时,她已经开出了三十多米。接着,她猛然刹车,这使我飞了起来,然后她向右边的岔路开去。上了那条很窄的路时,她又加快了速度。我喊了一声“喂”;我又喊“我是那里的”;接着再喊“我要下车!”。但我们已开过了那个地方,无法调头地向前开去,除非我宰了她。也许她没有听清我喊了些什么,因为车窗一直是打开的,车里一直充满了风声、马达声、轮子声和野蛮的撞击声。

女人又刹了一次车,又拐了一个弯,当我能伸头张望时,我看到我们正向一排木栅栏笔直地开去,栅栏被撞开后,她又加速朝一座低矮的红房子开去。在离房子前的几米处,她来了个急刹车,我又滚了一次。

我斜卧在车厢的底部;她使劲地按着喇叭;杂交的猎狐犬焦急地汪汪叫着,跳在我的身上向窗外看着。各种各样的难受袭击着我,我说:“让我下来,”但声音极轻。我集中了所有的力量想坐起来。

女人像吹军号一样不断地按喇叭,直到从房子里出来一个瘦高、戴圆眼镜的男人。男人警觉地做了个手势,